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録卷之七

聖湖　高汝栻　輯　　建武　佘日登　叅

高禹㙻

高萬化　較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建虜在邊講賞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宣樓安定德勝二門百姓爭入避難兵部請申飭經營添設哨探事下部

民間傳言　聖上曾于禁中登高臺而望謂烟塵未起祇是虛傳後果然

○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餓非但不能禦虜恐生中變不報○起原任吏部郎中顧憲成爲

樂竹何衆賜也無論事必廢化其非人乎誅之

光祿寺少卿累辭不赴○兵部請　上發內帑以給邊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舍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暫那移令其日後補還不報○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追至源師、

二月大學士葉向高疏請點用禮吏二部尚書銓衡典禮事務頻多勢難稽滯不報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

去留惟君之命並不俟旨而行者在小臣且不可况爲大臣明然以行乎

其議久矣然自歸[illegible]

郎楊道賓在事供職又陪祭時忽眩仆霤中至今未醒

郎本部之事尚不能理况能兼攝嗣後復以孫丕揚上

請乃特黜之

四月吏部糾擅去諸臣工科孫善繼劉道隆長往顧天

竣等出都咸不候命議處有差○戶科劉文炳請召直

臣鄒元標于田間不報

五月復起孫丕揚爲吏部尚書丕揚以受事兩月所推

上大僚疏一槩不報春夏選　官吏以吏科無官不得

領引因自劾求去　上慰留之○河南道御史史學遷

奏請枚卜空訪之在籍在朝不分南北不必詞林擇其

才猷夙著雖爲物望之歸者盡置換地非以　祖制爲
辭不報
葉向高曰此是天下公共之官何必以一途拘定惟
是言者皆以　祖制爲辭則恐不足以動　上心盖
祖制此官原不備相只備顧問故以詞臣爲之如楊
文貞輩然起自他曹然皆以編修檢討而後入即以
世廟之眷張桂亦皆如此其以外衙門經入者惟王
毅愍楊文襄二三人耳以二百五十餘年只二三人
遂以爲　祖制如是則不考之過也故今日只言輔
臣當求賢才不拘內外衙門則可必以　祖制爲辭
則失之矣
知言哉
南京御史劉蘭奏言李廷机以一籌莫展之身值百口
交攻之際啓通衷之大舋當換地之前予罪不可追而
職無所效亦安用此具臣爲乎

廷机拜疏一月，而人言蜂起，屢疏懇辭，留中不報。最後伏闕辭朝，寄居蕭寺，計半載有餘，乃得予告。大都清介之品，或以器局偏狹而攻之者，遂藉爲章全載王。行盼與樓欲儕其一生砥礪，故御史葉永盛極辨之，昔饒夢皐論沈鯉貪污，鯉不辨而自任貪污之罪臣任之矣。蓋自信之素也。異日廷机易名文節，而永盛之論定、

御史鄧澄參大學士葉向高以票擬爲尋常，脅奪向高疏辨，奉職無能，請以資序爲據，將一切本章發次輔李廷机票擬。上溫旨慰留

高汝栻曰：閣臣止有票擬一事，諸疏不經簡付，若付之，票擬不當施行之矣。閣臣當肯任其責，然多留中。使閣臣無可擬票。或擬票矣，未經批紅傳發，又或具揭相催。並寢不報。且奈之何哉。此亦時勢之最難者矣。

南京御史曾陳易奏言　祖宗付託至重、東宮教學
推及懇乞　皇上亟命　皇太子出閣聽講、外選二三
宮僚論之講論經史之外、更輯古今治亂興亡之迹、逐
款開說、不報、

高汝栻曰　皇太子深居春宮、弗親講筵五年矣、閣
臣請之不得、部臣請之不得、台省諸臣累疏請之、亦
不得、誠不知其何故、其睿聖、夙成、迥與諸王異、故若
莊蹕、分而儀位益定、一日　聖壽、同諸王入賀、賜
以玉帶、即下堦忭舞謝、　上顧謂諸王曰、汝凡
讀書禮義、汝當效之、又一日、　上賜以慈慶宮居住、淸
道內侍覘其坐向、　皇太子北面謝恩訖、遂避西向
坐、內侍回奏、　上亟稱知禮、知禮、　上心愛　皇太
子如
此。

山東巡撫　揭報牛妖、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犢牛十一

此行邊撫惟建酋為可憂而欲與空虛惟遼為甚

叟兩頭三月四月二日○薊遼總督王象乾奏言達虜猖獗請給兵餉西虜頭目十个共聚精兵五萬餘要犯鐵嶺衛等處賄犯虜爭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罪其勢甚兇倘更與奴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鎮奚以支吾　上命發帑募兵以拯之○奴酋遣子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寨已又闌入靖安堡聞那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之已勒騎往撫順關脅索段牛酒已又勾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吏日夜告急時熊廷弼按遼議添募兵及改三協兌寺馬廠錢帑急撫北關收宰賽以折其謀○南京御史蔣貴

審計者定乎豫

叅內監陳永壽夙稱姦狡肆行無忌冒破工程物料侵
欺御用錢糧贓私百萬的確有據即 皇極門工自許
承包秋杪工完今既孔秋啓冬未立一椓駕言 皇上
不允而遜之以爲利伏乞大奮乾剛嚴刑正法不報○
御史王萬祚疏言國勢傾危亟圖消弭以終盛治是時
齊魯淮徐流民載道荒蕪罕治民稱五月不雨三農失
望長鎗見而赤地飛蝗起而蔽天無登場之稼無入土
之麥鼓鼠雀葦盡充飢食斃坐皆禿村塢壞垣半是鹿
場逃亡殆盡及至兩浙閩廣江右猺獞肆虐洪濤滔天
幾爲蛟龍窟穴秋試改期二百年未嘗見此晉楚宋豫

遼人呼秀才為郎中

縊丈

延邊省郡無處不報災無處不請救伋伋洶洶誠可寒心○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使閩廣朝議于釜山港開市東島商船藏以二十為率事發即同勦上嚴勅舟師以待○虜人錦州屠戮遊擊李惟喬擁兵不戰總兵杜松希圖冒功名為搗巢實令內丁中軍亂斬塞內士民婦女郎中充數狀極慘毒是時士民六百餘家皆為夷兒生員李天成妹逢兵欲奸之願斷頭不顧脫衣而死遼人恨惟喬入骨縛草為人書其姓名跪于虜所殺死官民之前亂擊碎之旋置復擊李反以杜松援引之力報功轉陞

裴爾曰予因是而有感于萬里遐荒之外武弁之惡雖醢其肉不足盡辜貴州永赤普市擇泥惡弁張神武據劫淫姦激變地方諸士之妻孥產業遺賽玠戴生員吳加臣因而訴關請命為其所執欺打至死貢生陸登蘇錫禁五年莫必其命竟無敢白冤者豈不痛哉

是年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殺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形怪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墻二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傾壞無算山東蝗旱畿南真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福建鄉試臨期大雨以十二月為初試浙江初試日大雨水淌三尺士子多為渰死

御學時講臣奏亂有極护痛恢若亦有支都實匯者總之十九罚中救諸臣當意極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大學士葉向高請　皇太子及福王出閣講學不報左副都御史詹沂祭酒周如砥相繼封印出城專聞

上命各冠帶閑住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充主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南京御史劉蘭奏言議論多岐嚣譁亂政負病含垢藉廷白以遮身藏頭隱形冀詭遇以欺世○若吳道長等類是烏淵之曡也葉向高之不可去李廷機之犯公惡此耳目之所共明顛倒事情眩惑視聽若汭守俊等類是駢枝之說也金士衡老成特

重見義以為畏然修潔自好人所共信奈何妄議者便
已之私乘人之急不顧分義圖為箝制若錢策等類是
含沙之射也身凡失足且從旁而救破甑言或及已又
乘釁而肆狂鋒事體乖張法紀倒置若蔡獻臣等類是
鳥獸之家也議論一節觸道賓集議于先與道南斟酌
于後繼得竣事始有歸着乃摭拾浮言混淆公道徒徇
私意妄騁機鋒若鄭材者是亂蛙之喙也袪私鬱除是
在　皇上一轉移耳疏上留中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騏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
差○工科給事中段然參內官楊一魁畏罪架捏誹謗兇

傷乞下　明古懲奸以清積弊事下所司○戶部尚書

畢鏘卒

鏘形貌不踰中人瘦若山澤之癯年九十二三府存問別歷三朝尚書四部大臣中尊而且久莫可儷焉

吏部尚書孫丕揚參留劾覲條深各官一為朝廷存舊章一為地方省勞費一為銓部通選法下部知之

舊例州縣官歷任二四年卽與陞轉于府佐遷擢州縣入九年不轉新進士應選無現缺故丕揚設法

題

留

薊遼總督王象乾報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該地方道臣仍立家未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諳近才望官員允令到任辦濟邊防疏下部

四月京師風霾蔽天旱魃作祟自畿輔至山東河南山西巴蜀等處兩年無雨三農久廢蝗起河竭天鳴地震妖異出現殊甚可駭上命發帑五萬斛粟叁十萬石賑濟飢窘○遼陽巡撫李炳奏言達酋願去車價減貢夷退還地界奴兒哈赤差遣夷火眞亰驗貢本又稱永固遼朝貢事宜炳以奴酋慕義相從相應准從以安反側姑行覆審的確事聞于朝部覆遂許之

青故秖曰奴酋狂逞自李成梁趙楫以來三年不貢後許加至大廠長定兩賤求兵敗衄積尸盈野乃貿爲諒兵信賞必罰於施以誘華人勞立而斬乳父誑爲牛以祭天號令衆精兵擺北關而窺廣寧日引重兵壁我精安撫亂則累石塞路閉口把截山下隱伏我誘帝如射陣徵色精江一帶達子入內給堅甲

一利乃又勾串西夷彼亦何畏而求降我我亦何恃而遽信其降且就其來文釋之如曰我夷乞着穿用俱荃中國爵祿衣糧其安心已兒又稱青天王帝神之照鑒祖祖輩輩案卷俱存明脊我以不得不賞又託言草地人役知道甚麼隱然露叅酋部落群逞之志嚇我以不得不厚賞囊貢夷入關計一千五百名隨從釋騷莫知其數今縱請十人雖二人即尚有數百人簡選而來是開門延敵藉寇兵而齎盜糧也鬻火不滅遂至燎原異日撫願之費大都靡于此不知邊臣何故而遽許之

正陽門箭樓災正陽門雄峙百雉即季樓不能登且礴石交砌即祝融不能入況店棚一星之火始起甚微遂能烟焰蔽日悉爲煨燼豈此門爲朝廷華夷御臣民觀設豈以 皇上久不臨御故以此彰儆耳諒非可諉于適然之數也○ 上傳 聖母傳諭欽降銀十萬兩給

聖母仁德如天

自上以至陵璫皆因聖母之賑濟而然也總是聖母之仁德

該部差官賑濟自春至夏雨澤稀少旱魃爲災小民飢饉故有此欽降因命務使小民得沾寔惠以仰體惻息元元至意　上復撤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五萬兩及中宮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並給該部差官賑濟又兩宮內外執事幷各衙門及諸陵璫各門廠等處各捐俸資進助賑濟亦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

大學士王錫爵卒贈太保謚文肅錫爵癯然若不勝衣而强毅方正之氣觸事輒發延接士大夫逡巡抱損執禮甚恭而意所不合亦不輕爲假借憐才愛士推奬後進如不及江陵奪情事起爲吳趙二翰林營解至舉超

數言足當十篇首奏疏矣

直言有所不顧及廷杖臚而送之比及江陵奪情出錫爵乞省覲歸人謂洲君不有父而君顧省父以形君短君何責相君之深也錫爵曰吾自知有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自有情而自奪之即從吉吾意其顙之有泚矣其後爲東朝事密揭而入取揭而去微有人言亦不知眞僞否也 錫爵太倉人

○南京御史王萬祚奏言御用監部備辦門殿隊設等木料姑舉其單中一二言之如三千斤之白檀香三百七十株丈餘之花梨二百二十株丈餘之紫檀一百二十株徑尺之烏木二百二十株長二丈徑[illegible]二尺之鐵梨長五丈百二十株之川楠六十五

上用粗而下得其精上所少而不得其多上欲施而下受享其刊部詩的𨕫字字逸獎

萬之貼金諸如此類皆海外嶺南之產樣式甚大不比尋常無論湖關部庫之銀不足即足矣必至非刑拷比使百姓納銀于官司若縴商人令貿易于險遠則無歷無翼之物何繇登而展華靡之前況粗爲　上用精入私囊其二三爲　上用其七八又入私囊該監享實利

聖上受恁言深爲可恨○大學士葉向高以章疏不下

東宮不講讀枚卜不行起廢考選銓皆置之不行屢疏求去台省遺書向高責其不能率九卿勳戚每月伏闕慟哭于宮門又欲其以死爭之向高曰伏闕非我朝兩見未嘗一聽每次杖死數十人大損正德況正德

若談事之不可過激此老成之言留多了體面

嘉靖間止爭一事。其餘盡置不講。今之事多矣。將何所指乎。抑將槩言之乎。毋論　上之不聽也。幸而聽一二事矣。其他之不聽者。則又將伏闕乎。久之亦以伏闕爲故事矣。則宜該部連疏苦請而躬于文華門候旨。猶如伏闕之事。冢宰以下咸以然。故衆喙遂息。○淮揚巡撫李三才上疏乞休。其疏言曰。臣于八月初三出示停止文移。令淮安府收貯。候代者批决。擬于八月十二日移駐堤上。不意臨期病篤。寸步難移。又復中止。惟　皇上憐而放之。于是南道糾之曰。三才明以不欲去之心。佯示不欲去之狀。其聲言移駐者。不過以欺下官小民。其

才情氣魄八字摹出三才伎倆檢押不周

駕言病重難行者。且併以欺陛下。又曰不言去則不見其恬退一移去則不可復返。是以謬爲禍上關留之數語形之章奏。冀以結此套局耳。○兵科職方司郎中、鍾策劾淮撫李三才。貪污已著、并劾南京工科給事金士衡、戶科給事段然、黨附三才。乞一併罷黜。三才被論以來糾者、保者、紛如聚訟。勢若對敵。纏引蔓延、卒無寧期總之三才見義必爲者也。如魏允貞之含冤則申救陳增之毒民則摧挫。權奸之誤國則斥逐。氣魄才情儘堪揮霍。然檢押不周。防閑不密。酷好古董出于天性。以大刀濶斧之精神。責以皭然不滓之純操。不能矣。士衡段

能行古道則出三才心事

因按一斂症中肯綮

二部關係皆急

歷叙壯游

然力保三才而科臣劉瑀俊與金艮互爭相詆因爲掎拄故策有是疏○大學士葉向高請補戶禮二部尚書盖戶部事務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收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爲困急禮部則須曆賀冬皆其所典如進貢番夷六七百人遂至停滯不能發遣留一日費光祿寺一日供給此關係最急故屢請○吏部侍郎孫繼臯卒贈禮部尚書

高汝試曰繼臯無錫人時婁江有女仙化乞爲之傳臯固謝不敢謂無神仙也又曰人主春秋方盛事出大臣家勢且上闕吾恐安期羨門之說從此興矣人服其遠識

十二月二十四日東宮第五子生是爲今上生母

選侍劉　是爲孝純皇后

尚汝栻曰崇禎七年十一月右諭德許士柔上疏言帝王之世系不可畧實錄之掛漏不可解本朝實錄即古帝王本紀史家編年遺意也其中提綱章目最重且大莫若聖明述作世系相傳之際玆總紀之則父子毋后之倫書之必其備分紀之則兄弟同宮異寢之序書之必其明惟明且備乃爲實錄此定體也聯棻原錄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先帝第一子生命朕諱某孝和皇后出其熹廟言生之自所當書也後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帝第二子生命名某孝和皇后出追封簡懷王三十七年己酉七月先帝第三子生命名某選侍王氏出三十八年庚戌十月十六日先帝第四子生命名某選侍李氏出凡諸王誕生之自所當書者也迨至我皇上鳳孔龍興之瑞　孝純皇后初天儲日之祥實在萬曆庚戌則聖母族所自出封號所自陞錄中固當詳載　皇上嗣教之年聖誕之日定名之典端邸之寵錄中尤當表明益必如是而後倫序明今閱實錄有非可解者則闕以　皇上嗣教之年聖

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禮邸之號不書也更考
聖母出何氏族受何世號不書也而且編及諸王之
生母所生之自花夢指擇之發鳴爲華自之仁不書
也所書者三十三年乙巳先帝第一子而已夫先帝
實生五子而何以獨紀其一皇上實有四兄而何以
竟選其三使薦先帝資錄者謂聖躬之誕降果何辰
謂聖母之發祥果何姓謂其間花夢擇興者更果義
何人是使聖躬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缺而不書
晦而莫晰也職所不解者此也又曰宮闈更有大典
今日不容不著明者孝元貞皇后先帝之元配也遡
青宮承華春則當以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書辭御
以正其終今錄弗書也天下後世考先帝配元之掄
將何欲也孝和皇后薨廟之所鐘發也在承華悉矢
之辰業已于萬曆二十四年三月書封號以著宥初
至景殿驚夜之久必當以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書辭
御以者有恭今又弗全書也天下後世考囊崩發祥
之始求又將何徵也至孝純皇后之辭御日月已載
諸祀與而其年勿著于錄中此又當識載者也職所
謂總紀之欲其係分紀之欲其明者也此係　皇錄
世系言之儼其業拭敢脩錄之以待修史者焉

辛亥萬曆三十一年

正月吏部請考察〻期、兵部請考選軍政考察日期原擬正月二十八日、聖諭以在二月初三逾期日又不下、院部待此 旨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 旨以一體考察既已遲延、必至耽悞至考選軍政以上兩月未得允發外議乘之而為非人心因而疑駭豈可泛常視之而不以為意○南京刑部尚書李楨不俟命下擅自出城、 上切責之舊制大臣四品以下官請告每一疏即允三品以上請告至再疏三疏至四疏五疏而極並未有十餘疏猶不聽者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如楨

臣李廷机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歲疏至百餘困苦無聊人人嘆息廷机又屢次叩閽莫回　天聽憤極計窮此李楨所以飄然長往也

一高汝栻曰嘗觀　神廟時大臣數被攻擊稱病求去盡發函辭闕命之日促裝就道早夜啓行惟卒而去故舊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辭謝遑遑自謂得請故作出樊之想皆內含悻憤外示狷潔既非人情亦非臣禮吾甚不取況未奉君命掛冠而去乎楨雖重病不能步履然而擅自去職迹于無君矣不知在　高帝世宗時果何以處此

兵部尚書蕭大亨卒贈少傅兼太子太傅久歷邊陲廷攬諏度凡地形險易軍儲贏縮將吏能否虜情向背皆洞若燭然當西陲主戰東事主款皆與否星抵牾雖

嚴旨切責而卒不奉詔其持平秉公類如此大亨席〇清人
御史喬允升疏參錦衣衛掌印都督王之楨因　聖躬
違和親提禁兵權傾內外安危利害包藏禍心大小臣
工危疑惶駭莫知所屆疏入下部查問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怡神殿者天子[illegible][illegible]宮也上應
句陳高嚴深邃一爝之火亦豈能燎而竟燬燼于一夕
此必有神物憑之當其烈焰方張人力莫救內震慈寧
外走百執下動六軍萬民都城如沸舊歲皇極門城門
箭樓一時俱燬今怡神雖係空殿然去奉先甚近　祖
宗之靈不無震驚未可為細故而忽之〇南京御史張

養正奏承天守備太監杜杜茂、不法諸狀、自承天有備賦
郢人呼為太府、從來閭左齊民性命家產任其虀粉、捐
不如意、間能勉強支持、不受傾軋者、一二青衿而已、自
杜茂入境、倚藉　璽書、虛張聲勢、知縣李來命講禮不
合、以茶扛事罔之、罷歸、擅造三百斤大枷、枷死陳鑑等、
十餘人、按丁陽忠等、犯該大辟、借　青咸迫府縣、悉從
寬假、凡諸生有完租細事語言相觸者、輒便賷奏、司房
鵰鷂等、以數十萬家財求于里、欲遂諸生色笑、咸鄙不
與、遂耽耽虎視、怨結心傷、乘陳奉入部激變、遂請嫉杜
茂以鼓噪為名、陷生員范宗周等二十餘人、迸首就迫、

丕康圖贊 扎也亦有 六偏讀卯

家破人亡織成數百年未有之獄緹騎指揮校尉大肆掠殺守道萬振孫幾于不保一時守令飲恨吞聲疏上詔卯○大學士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令地方官多方賑濟許之○命削御史金明時籍爲民明時奉命巡閱吏部侍郎王圖之子爲寶坻知縣屬明時監臨明時疏劾之其中偶犯御諱丕揚與王圖皆東林也遂舉明時犯諱以聞時閣臣向高知之三次移書勸止又命中書官取出其本而丕揚堅執不肯從且有怒言不得已聽其自上日暮時中官送本到閣傳聖意甚怒即令定罪向高曰一時失于檢點非敢故意

高此等足見其心寬恕

輕忽不足深罪。即有微罪。亦當下部議。閣臣安敢定擬、內官謂如此。則不敢回奏。往復久之。乃去。次日文書官復至閣中。令傳諭。謂明時一疏。兩行之中。干犯者再。不容輕恕。閣中如何不肯定擬。向高再三為解。始擬降級。再下改票。削籍。聖怒始釋。是時明時亦懼有不測之禍。托人言于向高曰。苟得脫身削籍為幸。自明時削籍論丕揚者藉藉矣。

五月。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時春夏久旱。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又復過當。苗稼盡為損傷。○吏部尚書孫丕揚上疏乞

休、上出溫旨慰留、并蕭雲舉許弘綱各不允辭、仍時王圖爲吏部左侍郎、北察凡非東林者必去、史繼偕爲南京吏部侍郎南察、凡非東林者、必留、先是史記事析察典未行之前、極論內閣、目時行、錫爵、一貫、賡廷、机衣缽相傳、將及顧天峻、并論沈思孝、周孔教等速察典、既舉、御史金明時、名在察中、乘留中未下、遂上疏攻王圖、并及其子、又波及史記事、徐縉芳、又疏攻圖及李三才、顧憲成、丕揚怒、明時、撓亂大計、先以疏中詞犯御諱者、明時罪、明時復疏攻掌察科道湯兆京、曹于汴、已而秦聚奎、疏攻王圖以救明時、舉朝分爲二黨、群起交攻、攻

東林者以王圖、顧憲成、李三才為戎首、攻之者金明時、秦聚奎、劉國縉、鄭繼芳、朱一桂、王三善、周永春、徐兆奎、姚宗文、高節、王萬祚、張鳳彩、趙維成、徐紹吉、歸子顧、馬從龍、周達、王紹徽、張延登、趙興邦、元詩教、孫光裕、田生金、吳亮嗣、官應震、劉廷元、張鈐、毛一鷺、趙宗孟、韓浚、金汝諧、劉光復、攻非東林者以顧天峻、湯賓尹、蕭雲舉為戎首、攻之者史記事、李炳恭、湯兆京、丁元薦、徐良彥、馬孟禎、吳忻、吳炯、張養正、喬允升、沈正宗、洪文衡、李邦華、曾于汴、吉人、賀烺、李朴、錢春、周起元、劉策、李徵儀、朱著、吳良輔、魏雲中、孫居相、劉宗周、朝廷聚訟者幾年、至今

未息、○工部侍郎劉元霖言錢法凌替謂私鑄之禁以其與國家爭利權也惟平價以示銅商買無俾于官買而私買者自息

八月遼東大捷兵部請先發銀二萬給賞不允○南京戶部員外曹師建接管銀庫清查西庫該銀一十六萬零止存一十四萬六千內少銀一萬二千尚有老庫未盤事聞　上命離任者聽勘待賬有歸着後分別輕重議處東西老庫三庫錢糧不下數十餘萬歷來相沿舊規未有差満不交盤者而起自荆之琦之琦聞計告歸凌管劉可法亦付不問及可法満而史啓元周崇恩莊

毓慶陳幼學題㷇不一清理茲師楚與幼學交代寵待梳裡破綻欽志釐奸乃始覺察荏苒十餘年秖憑紙上空言百萬錢糧竟爾委頓法紀廢弛弊孔多端一至于此○御史張邦俊請增浙閩秦魯四省解額比歲南北畿以選貢不常時有增裁而貴州文學浸盛奉旨廣額特增五名遼東亦增五名則浙閩秦魯極于常例不消為變通非所以為平也邇來魁甲之盛莫如閩元魁之盛莫如浙宰執之盛莫如關西而齊魯得傳南宮者獨甲于江以北宜于浙福各增五人比江西之額于山東增五人比河南之額於陝西增十名比廣東之額事下

部議、

九月兵科給事宋一韓、請皇太子出閣講學、皇太子春秋十有八歲輒講讀者六年、閣部臺省諸臣屢請茲於韓疏及不報○朝鮮連歲送還漂海人口、盡係通倭之徒、兵部覆准盡發西北極邊充戍、通倭一事、利害最大初間猶是奸棍射利打罔、今良民且爲之、積漸不止、非○○○○○○○○○但倭能禍閩浙、閩浙人皆倭矣、閩浙當事者亦條陳其惹、部以此輩法當重處、以關說者多、故不得已、循例發回本省、御史李邦華上疏、以言此輩明係是盗本國甚受其害、若發回本省、是送之還鄉、爲害何已、其言甚切

淵上御殿
延見羣臣

尭戊極遐人心快甚

十月　皇上靜攝將二十年臣民思覩已久時惟孟冬禮宜頒曆閣臣因上揭奏請謂　皇上御極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適逢五十　聖母又將屆七十乘此頒曆之期御文華延見群臣維新庶政　上竟傳免○工部請　皇極殿門樑目豎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時左右二門已建　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爲可惜今冱寒已進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豎柱年復一年更復陰陽拘忌遷延愈爲無期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

時豈堪此哉○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延綏大捷與薊鎮宣大閱視功次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勵邊將前此一番已經褒叙今次名為三年寔是六年閣票四次發擬俱候留中凡九邊一體不可異同甘肅之捷功叙而延綏獨否陝西之閱視已叙而薊鎮宣大獨否此非但人情因此觖望而揆之政體亦似不平兵部屢請懇揭繼之其如天聽之高何哉

此番所叙總督如蹇達馬鳴鑾劉四科連標霍鵬等已物故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可勝嘆息

十二月　上以遼東警急命戶部發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

王貴妃卽孝和皇帝熊廷弼巡按遼東時甚有益于遼

戶兵二部共七萬兩赴解以爲募兵充餉之用并命整復屯田以助兵餉　聖上計及邊餉嚴敕加意屯田與聖明之遠慮但諸邊告急奴虜又最强而可慮年來奴之教訓已久選士練卒非丁壯不列行伍法在必申賞在必行苟騎射之精工解裘而衣割愛而妻無不得人之死力邊臣忘其奮禦忽其易與遂釀釁端是以嚴旨申飭怠緩○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想按遼東御史熊廷弼奏請行屯田法自謂以常平法積穀至十餘萬而繕城砌臺修濠築墻爲遼人建數百之利上諭吉褒答

高汝栻曰屯田之法雖屢旨督責何人舉行熊廷弼
常曰邪新有撥肯發得一事者真可嘆也外臣兀百
不足贖請內帑此在王上。聞。武沛發以濟一時之
急然為國家而專靠內帑。豈是長策。古人有屯兵十
萬不齊斗糧者亦法行也以九邊百萬之衆盡仰給
于轉輸而絕不講求祖宗養兵之舊法。豈眞可謂痛
哭而流
涕也

牛妖異兒

陝西臨洮。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金毛金
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羊腹內剝出羔羊
一隻人頭人面羊身○山西繁峙縣曲河都上寨任人
李定臣妻牛氏生二女頭面相連手足各分一女一眼
一耳四齒兩手兩足一女一眼一耳四齒一手兩足

人怪

高汝栻曰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
豸之類謂之孽孽猶牙櫱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

也惟人謂之病病病殺言從深也故此女怪謂之人

爵其實異在牛羊妖祟之上

兵部尚書李化龍卒贈少師謚襄毅化龍在遼破虜以斷倭首尾卒以破倭既又平播拓地數百里至治河秉樞苦心深計隱然稱中朝柱石播既平 上問輔臣五等之爵輔臣執議謂此與久瞻有三中丞六七大帥莫與適也事遂寢卒年僅五十

化龍長頤人滯最嶷傑音吐如鐘四爽觀聽形神俱發鄰達大度有容人之致蹤僮僕不妄加復責焉

壬子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圖給假回籍北察告竣與論藉藉秦聚奎復繼金明時議處臺省咸謂鄙夫眼熟爲王圖助

掛冠而去者六大臣中已三四見矣不但非閭灝亦豈[illegible]近哉

進以希肖功固是以請假歸既而孫丕揚蕭雲舉許弘綱俱去群臣離散皆以察典之故而說者謂王圖爲禍胎云○兵部奏言考選軍政業已及期　旨未蒙下總係王之楨一人爲梗舉朝憚之不敢動明知爲大姦而不去如　祖宗之制何又言之極忿爲其父所怒絕無父之人何知有君妖書之事陷害周嘉棟毒深禁衛禍生肘腋甚可畏也○吏部尚書孫丕揚疏懇乞休不允掛冠以去○禮部奏福王藩封典禮欽頒乞早定吉期以便治辦　上曰福王之國期在明春○以趙煥爲吏部尚書○南京中和橋爲草場積貫與舖戶草堆火起燒

草五萬包蘆蓆二萬五千片杉槁二百根又延燒攢典草堆計草二萬五千包蘆蓆一萬二千五百片杉槁一百根兵部奏言草者軍馬之性命也戶部發銀舖商領買一包價銀一分一釐舖虛報堆數至放日賤買單篭抵塞然前草未完又希圖再領後價以完舊價舊未得完而新仍掛欠年久數多濕雨積爛放未及半露出荒原不得已而鬻產以賠之賠之不足則逃逃不能脫則死獄一人逃衆人共賠計出無聊于是付之一炬以滅其迹但曰天火此敉留都人人知之亦人人切齒二十五年金川門草場報火三十八年本場又見告遲視倉

場御史請下法司推詳鞫冤累逮塲事例以徵後來事
下所司○雲南巡撫周　疏言沭府庄田爲害以爲
此事不處則滇人不得安生乞歸有司代徵下部覆准
黔國庄田子粒以庄丁爲盗之故滇人甚苦該省撫按
屢爭是時議以雖不能據歸有司令有司定其租額毋
使重征偏其庄丁毋使爲盗是亦救偏補弊之一策下
部令有司代徵沭復懇自收　明旨竟允是前後相違
人情亦將搖動生變閣揭斷以爲不可○禮部左侍郎
郭正域卒贈尚書諡文毅正域爲人正直不爲人請托
然其同泥者必救妖書事起告歸舟阻水遲卒圖之急

一卒上舟云九卿意在大人請自裁正域曰卽有不可
知當一言而死何就草外自屏又想李卓吾不勝匹夫
之憤引書刀自殺生平說無生講最上而小境當前便
墮滯壑道安在乎使其處患難死生當無異安常履順
故不爲動事後卒解 正域江夏人 ○命法司審究罷閑大同
衛所鎮撫史晉部院以晉違禁妄奏撓亂祭典奏聞
上命加號一月發口外爲民晉浙江餘姚人原充陜西
漢中府推官宋一韓書辦及一韓歷陞兵科給事武職
至三十九年一韓以浮躁降謫晉亦被斥欲圖報復遂
上疏疏中蔓引株連由大察至庚府無不醜詆且遮捏

仙叟夾雜怪誕當堂考晉作疏一字不遺則前疏決非
自作因究主使之人意在一韓晉固稱與韓三年隔別
音信不通嚴鞫不承罪止晉一人而止直隷等處監稅
魯保卒撫按題請裁革　上命歸併馬堂待三殿功有
次第奏請停免馬堂原任札天津一關是命竟發牌上
任以此爲利附堂者復藉堂爲利先是在臨清肆惡炮
烙人聞其風魂魄銷阻由淮抵揚虎而冠者刳肝益膽
張爪磨牙所過無不抄搶邑鎮爲之罷市鹽商逃竄山
陽等縣門被其打壞縣令逃匿揚州城門數日不開父
老赤子呼天振地巡視江防御史恐激變抱方疏請撤

回天津、不報、

五月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列台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以聞、不報、○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王氏發引、○陝西增解額五名、陝西增額開端各省援例○兵科給事　疏參錦衣衛王之楨、汪耕、已久、斯時借名撥派、突出視事、臨朝儀杖、閩宿、燈子等役、玩違侮慢、全不成禮、貴妃之殯久沉不發、而發引之儀、亦復簡慢、加冥器錢糧內監冒支鉅萬、及至發引、粗惡不堪、墳工所費不貲、盡爲內官宍竊其中、胃破塞責、褻瀆大禮、奸帥關人、欺罔侵漁、事關

上一槩懸閣、而帥豎反得庇護、輕重不倫、大爲中外不

內監毆駙馬甚哉婦寺之毒明也

平。○河南巡按曾用升劾周府承奉徐進、横行無忌、殺人以逞種種惡態、疏入不報、

七月內監趙進朝與梁盈女毆駙馬都尉冉興讓於府中、既而復毆於朝門、吏科等官于汴疏劾婦寺恣橫已極、懇乞奮乾剛、速正典刑、不報、進朝毆之于府也、公主奔愬往救、進朝動罵無恥至令公主避室跪謝、興讓入月三疏皆不得達、究其故巨璫盧受李恩用事、進朝以數十箱金寶饋之、因而壅蔽多方阻絕、進朝反得單詞肩受、　上第知兩璫回覆東廠奏報而駙馬屢次避毆與欽習官賈之鳳、御史耿鳴世各疏言國體凌夷之極、

旨不得上達是以駙馬掛冠于長安門而逃東廠以聞

上大怒下旨切責錦衣衛尋訪拏其父職爲民併罰教

習主事賢之俸

八月各省主試試官未得旨俞試期更易

應天試官之至已在八月二十以二十二日爲第一場二十五日爲第二場二十八日爲第三場浙江各省無不易期亦變局也

代王鼒勿奏稱于嘉靖四十四年冊分新寧王奏選邊氏隆慶四年冊封爲妃後病故無出繼選張氏封爲內助邊氏在病臣納侍妾裴氏於隆慶五年生庶一子遂先邊氏一年卒臣兄定王趣作張氏所出賜名冊滑後

張氏于萬曆十三年生第一子緣前已報一子故作第
二子奏報賜名常淓後臣兄鼐封臣爲代王張氏贈封
爲妃是常淓爲嫡請立爲世子　上命行撫按查勘
按代王元配無子嬖人表生常淵王以其母寵令表
張氏母之張有寵遂爲次妃後生常淓兹兩人爭嗣
閣臣李廷机在禮部署事將主立常淓至是人攻廷
机遂有立長之說主立常淵故刑書郎李春熙等請
逐廷机之去以存國體以謝人言爭累藩國而廷机
即出都待命　上猶執發其疏欲留葉向高贈以揭
進言机已出都　上甚怒司禮亦不敢言後見揭釋
然下溫旨以慰之行
九月大學士李廷机辭　旨回籍○以翁正春爲禮部
尚書○四川建昌夷猓作亂
十一月十一日以長至節賜群臣宴○南京兵部尚書

邪玠卒贈少保玠在陝西嘗治兵靖虜衛有穴官以既脫地不爲禁致民數其中潛通虜騎騎若枚升矣玠夜集兵馳圍之擒其惡而降其餘焚巢封塞而還甘州孤懸西鄙五國錯處多反側玠設間諜務先知番夷動息以亢宄夷犯土窒則出精騎馳擊之擒斬數十邀其歸路夷下馬乞哀水塹地斗絕巢外兵民芟草積其中莊酋時竊掠玠以芻餌之虜益深入焚燎四合先于水口設伏以待虜見火驚走礮聲齊發擊殺數十人別部會構史車屬夷二酋也爲東虜朝兒誘出邊復掠火屠堡督府懸賞購之玠計虜王方求市急可借以要也使入

告虜虜即聽許移帳近邊約史車來會事與出伏兵擒之傳諭赦其部曲獨獻犯堡殺人者而貸酋以不死至于朝鮮之戰不能無說再詳訂之○日本冒琉璃貢遊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徵琉璃挾其代請互市又閩越亾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賄指入犯之期其檄與書語多狂悖時琉球已為倭所併其貢使貢物俱是真倭寔為窺覘中國閩撫受其常貢卻其倭物諭來使以後勿來直俟彼國平定然後再處屢擬屢報 聖意莫不可測○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伏使兀剌諸酋時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寨遇餓虎三四自

林中突出、攫其半以去、○南京御史王萬祚、奏爲福王年齒已長、出府數年、不令之國、以營建府第尚未完工、今工竣矣、一王就國則完一大事、陛下一念安矣、乞將分封一應事宜、諭大臣盡數舉行、剋日就道、不報○御史田生金奏、告廟宜提　肅皇帝時、邊臣保首領者、十不六七、受世蔭者十不二三、今邊臣不以提踢者幾何人、其不獲世蔭者幾何人、豈今之邊才勝于昔耶、

南京管理鹽政御史傅宗皐、條奏淮南鹽法、請復京掣事宜、大明會典開載京掣一差、與南京石灰山有關龍江批驗有所、南京大小官員九月折俸有鹽事、皆與掣

關係亦甚大當事者毋得藐視之

鹽相關皆是國初以來事非嘉靖年間還鹽例行也況詢之沿江居民稱從前鬮掣鹽船泊內河不受風浪從無漂沒自二十一年罷攺後商船初泊青山後瀞浦口皆徜徉大江之中四無抵岸風濤不測萬曆二十三年六月黑風大作沉折鹽船一百三十餘隻淹死人命數百溺沒商本十數萬一時船戶商人皆呼天振地顛仆京掣是以宗皋題請直隸御史彭端吾爭之宗皋以其越局兩相奏辨後其章雖下部卒中止不行

御史曾用升言河南宗室之橫苦于法之無可施窮于法之無可變請設策禁防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八

聖湖 高汝栻 輯

高明焯 校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正月戸科給事官應震疏奏閣輔獨相之非向高力請推補乞休向高嘗云士大夫當利害則共扯閣臣于事中當權任則共推閣臣于事外閣臣空口空拳乃取天下事而悉加之于其肩少有不得莫非其罪嗟夫悲哉李廷機亦云近世君子除却建言別無人品其爲建言除却閣臣別無題目言雖有激情亦近似前者向高日詣文華門叩首請補閣臣時

巳有補意而仍中輟○羣臣合辭上請福王之國上
命催取莊田四萬頃租銀十二萬使自行徵收時張家
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皆封禁而南京差船二百五十
隻船戶數萬嗷嗷索食行期無定人情弗安是以羣臣
乞擇吉啓行早完大典○

福府庄田

分封已定宮幃有必割之屬從土田有制雖寵愛無溢額之恩矣

高拱曰藩封莊田祖宗朝未有過數千頃者四萬
頃之例始景潞二府今福藩奏討亦如是此雖難從
然其中有查各廢府遺地照潞王見行事例之說但
廢地盡清以與王至民田必不可奪且細查潞王
租銀實數詳開奏聞據此爲準上亦無以難也若
自行徵收則又祖制所嚴禁會典云親王原有額
設官校布按二司督同長史兩平收受又曰王府官
員內使旗校管庄人等干預撥置并擅自差人下府
州縣併徵騷擾者旗校人等發邊衛充軍官員內使
監候奏請發落若補造及布按巡守縱容不舉併府

州縣聽從差人驗撥者俱參
問擬煌煌祖制誰敢壞之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
考官取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
首輔例不主試況閣止一人入閣係擬不便再疏辭不允
○吏科給事中梅之煥奏言代事愈辨愈明邪說轉縮轉
熾代王之子鼎渭當嗣鼎莎不得奪嫡此事部覆止據
毋妄奏遻之說欲與鼎莎諸臣勘議執兄弟長幼之序
欲與鼎渭事關藩封難以臆決部復轉勘卑議冊恭進
御覽請行代府裁處疏入兩旬不報諸臣大鬨歸罪先
任李廷機及見任翁正春疏內云黃金有力白日無光

蓋指之矣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差○禮部請速行瑞王婚禮桂王選婚不報時桂王年已十七瑞王年已二十有三淑女之選已四年閒館尚待聚室無期臺省言者數數禮部催請不啻再三疏屢不報○荊應天巡按荊養喬職爲民提學御史熊廷弼回籍聽勘養喬之告病去也有子身孤危一疏諭十日又有學臣庇奸殺人媚人一疏上下其前疏都察院復其佼疏業已奉　旨而其故起于湯賓尹與梅氏宣深一事彼時養喬甚不直賓尹以通學諸生公舉呈係

是及廷弼巡歷國留，而諸生復以公舉謁熊，熊即駁梅振祚之擬徒，又駁梅宣祚之姦狀，問華寧國府生員蘇望海等，復杖生員芮永縉等。永縉不日而斃。寧事與養喬相左，養喬遂謂廷弼殺人以媚賓尹、葉向高與謝工部書曰，梅氏之事，學使固無心矣，然批駁文移當就事論事，何爲而娓娓千他事乎。彼當日之所稱烈婦者，或稍濫美，然果可與今日之淫婦例論乎。是亦學使者之稍失于檢點也。但以爲殺人媚人，則謬耳。○南道御史張邦俊奏惡璫梁永虎噬于秦中，高淮狼噬于遼左，魚肉小民，流毒遠近，而咸寧知縣滿朝薦、廣寧同知王邦

上覽疏

此等事徃
宪成鎮重

才積百姓之遭荼毒，剪其羽翼，以示裁抑，無非安靖地方，而盡效忠之職分，乃聽其單詞，捏誣反並拘禁，已几三年，茲者蓂莢再更，猶然未蒙疏放，非所以為平也。疏入留中。○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以年登七十也。○下錦衣衛百戶王曰乾與其儕孔學於獄。曰乾與孔學構𢟍，入皇城放砲進本，為咀咒太子，又刻木為太后皇上像，釘其目，語多涉貴妃、福王、閣臣。梁向高語通政司，具參疏與曰乾疏並上，留揭此奸人所為，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但當靜

若能鎮之若少年喜事草又不知生出幾多枝節矣

前孫瑋已去茲弘綱又以人言乞歸九列空虛衆向高臥疏留之不報

以俟之勿為所動。動則反滋紛擾。上初覽奸疏。震怒彷徨莫知所處。欲斷斷按左右侍易及覽閣揭。則默然沉思天顏頓霽。將原疏手緘而櫝藏之府。皇太子在東宮。遣內侍向閣臣取揭。閣臣對以皇上旣留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內侍回奏。皇太子曰。業先生良是。凡危亂之事。宜付之不見不聞之中。葬御史以他事參曰乾下之獄。都御史許弘綱乞休回籍。順義王扯力克死。其孫卜失兎代。御史李若星疏其抗旨回巢葬嗣封順義王。

董其昌曰。兵法言毋恃其弗來。恃吾有以待之。郎有傳何論虜受款之遲速也。以虜之受封為邊疆安危

大計舛矣。

○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入閣辦事工科給事張延登
疏請王家屏沈鯉有立朝之節未竟其用　上特召鯉
并起在籍吏部侍郎方從哲禮部侍郎吳道南同入閣
辦事○禮臣請福王之國之期俄傳旨云　聖母七十
在邇留王慶賀禮成之國向高遲封御扎言　皇上以
慶賀　聖母之虛名而行昵留愛子之私計不可福王
又需莊田四萬閣票二萬乞即行裁發并先以禮諭福
王明春之國○　慈聖太后　聖體違和　上日夜恭
侍藥餌復虔禱穹蒼願以身代○奴酋圖其壻卜台吉

〔聖母〕

先傍架奴者多有中機會處無奈二三之見斷擬之、

卜投北關、金白二酋匿之、奴酋[illegible]墾南關贖土、諸營諸
遣告急、以好言謝都御史張濤、謂撫安等區、　收日久、
請奉約、新墾粟耀濤、揣情形、上書、稱北關近開二釁、其
一建酋求婚、北酋老女、北關不與、而又匿伊適將、其一
謂金台失有女、爲兄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反目、金酋
故殺那酋妻、即宰賽乘之、挾求老女贖罪、曾文煥盟北
關將援之、奴酋許原我兵、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
願留質、廣寧濤甚侈其功、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
北關、十九寨、總督侍郎薛三才疏爭失策、請先募二千
餘兵、令原任總兵麻承恩、暨文煥、分統屯開原、待其變、

尊侯也奴之取于爲逆皆當莉者有以民之

皇上蠲減一萬已見愛民之德福王又請減一萬其謙抑節儉爲國爲民之美皆上下咸有徐

頃之御史翟鳳翀新入邊疏稱奴酋意不在婿與女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汚而體褻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奴酋又怨無他意時北關爲西虜抄掠部落苦饑投奴甚衆即金台從兄亦往奴又甘言撫慰給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餉六百北關始有固志

甲寅萬曆四十二年福王莊田原命四萬頃部以土田不足奏　上曰福王贍養田土量減一萬以稱體恤元元至意其三萬頃命該部查報意俟其足以定啓行之期後王以四方水旱頻仍九邊糧餉匱乏復辭一萬故

寧失出毋失入在凡民且然況宗室乎茲代聡御在此一舉例尚相索于前有光

部以一萬二千頃上奏云、潞王之國、田僅一千七百頃、較之今、巳不啻六七倍矣、 上不得巳而允之

二月初九日午時、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太學士葉向高等奏刑部開列楚宗一欵、當日訐奏楚宗、戕殺巡撫、自犯不赦之罪、即重加懲創、原不爲過、惟是坐謀反則人以爲冤、謂其當赦。 上唯寛釋時重辟者六人。請宗禁錮者十年。今都察院王象乾等議英㸌等二十三人、俱禁高墻、蘊芳等二十二人、俱禁遠處閒宅、盡宜釋放、至善良被誣、仍復原爵、追逐混入者、懲創日久、亦量與養贍、一二不馴者、出而逞兇、不妨付之宗正、嚴爲緝

福王之國

各省稅額民間賠累多年困苦已極前裁大二款今減去三分之一尚有萬

約。上是而釋之

請釋楚宗謗者相繼宗伯孫慎行亦謂釋之則人言自消恩詔擬稿時合九卿科道共至東閣相見皆言無異詞故向高與方從哲再三參酌擬刑曹所覆而條之仍附一揭言當日重處原不為過但慈制日久當與寬宥以示優恤天潢之意初未嘗與前事相左也得蒙允行與聖主如天之德

三月二十四日吉期福王之國百官送于郊外○上命各省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慈恩邮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詔起廢遺建言諭戍等官分別敘用○命存問原任大學士申時行沈鯉○上聖母徽謚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后

從待手足
顧親之義

五月十五日潞王薨、祖制親王妃薨、牵遣內官弔祭、給與勅誥若親王薨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今上念親親之情、命禮從義起、閣臣因擬勅一道破格攸恤勅令王妃管理本府事免其奏請、上悅如閣臣所擬云〇

紛議場弊

禮科給事周永春、參庚戌科會試場隔房搜中情弊顯然、上以科場大典豈容奸弊、命嚴行勘議以肅紀法、湯賓尹係易二房所中廿四人內十七名隔房搜取首韓敬次王澣孫枝秀王宇王伉馮汝京丘兆麟陳應元趙月期楊昌嗣馬呈德夏嘉遇朱童蒙史孔吉石推獄楊之璋周士皋〇聖母梓宮發引、上以足疾未

痊、恐弗成禮、棒請　神帛、請告祖廟等、遣官恭代遵奉

慈命、用人扶掖攀送、因　命候拱宸、潔虔敬愼奉行

○大學士葉向高、六十二、疏乞休、始　允、恩禮有加。○

吏部會同、都察院、科道勘議庚戌科塲事、擬韓敬不謹、

冠帶閑住、孫枝秀等、亟宜昭雪、周士皐久已物故、免議、

上是之、會議之日、科臣余懋衡、備言賓尹、避難千杭

州之朱家、韓敬拜賓尹、寳千西湖之昭慶寺、後歲時問

餽不絕、賓尹心德之、遂塲中搜于徐鑾房中、謂鑾云、此

必是敬卷、誇詡得獲、至于韓敬窗稿、端首序出其情、郎

此是自供之券案也、復述長安歌謠以實之、有一科臣

大吽湯韓壞科場嘗治禮臣謂賄賂未彰且無實跡弊坐開節而科臣嚣評不巳遂議敬不謹冠帶閒住餘俱議罰以刑部郎中沈珫爲東昌守珫清廉素朴食未嘗副衣未嘗帛毎自嘆曰吾家自給諫登朝食 皇祿者三世茲承乏東省受吾 皇爷民雖糜頂踵尚不能報敢以身卩上負 聖眷哉値饑其華者咸告去治民以孝弟禮義爲先有訟至庭爲開陳曲譬令歸自省不事刑罰後一年父老誡其子弟曰毋生事以勞賢太守漸至獄庭生草吏卒不親獄具尋遷兗東道直旱蝗饑民相食惻惻思變各司道咸給假挈孥去珫并治各司

道事出必截印纍纍捐俸借庫銀以散饑民民感德懷
惠日望死何敢有異心三年姿稔即告致仕民慟哭挽
留家爲設祀焉○奴酋益勾西虜圖北關而煖兎乘機
挾老女北關願與煖兎于締婚葢奴酋狙詐自喜每發
兵以圍獵爲名不知所向流聞多賣犁畜以備糗糧凡
五六歲志不在小識者率爲寒心都御史張濤慫通官
借大成之言以質于爲奴所輕乃曰北關開原本覘東
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啗十酋成騎虎勢奴酋富强遂人
久爲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來可以虛聲嚇奈何
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爲北關守老女適婿且北酋爲

匪[illegible]亦然

此以虛文愚我也

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爲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

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邊患是謂無策當事者非

之已而奴曾復耕前體墾地条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

巡撫郭光復新涖任遂統集標兵赴遼陽示虛聲奴見

哈赤遣諭退地定界將六堡退還大書脊字碑陰有建

州東部盜毀陽馬奴酋即戮之于碑下以示恭敬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大學士沈鯉卒贈太保諡文端

鯉河南歸德人其在揆地率多躊躇與沈一貫

互異水火至待中官尤峻絕大璫馮保張誠張鯨等

相繼長司禮勢張甚未嘗與交言投刺是以讒之

理呪疑之妖書作係以歸至四十一年特旨召起

號辭年已八十

四矣至是卒

○禮部郎中洪世俊疏奏陽和布令儲教宜新　皇太子美質英挺覺遠遜于夏啓而講幄塵封青宮雲鎖此于遠紹之義何居　二祖當干戈倥偬之際銳意儲教而　皇上以承平之時坐令玩愒此于法祖之義何居　皇上沖年踐祚朝夕典學今雖深居靜攝而中外情形洞若觀火不示之以初年之勵精但教以近日之暇逸此于身教之義何居帝王之學不獨望其嫻習古訓亦將望其練達政務何不令儒臣敷陳古今得失之林俾　皇太子博通經術而熟諳世務之為愈也且不特　皇太子也　皇長孫年登十六亦古稱出就外傅之

自風顛之言出而陸大受張庭等紛紛糾參與熹潛生劉光復許貸元功之疏上而貴脈相牽于無斷獄

時令 皇太子以廢學爲當然則 皇長孫以不學爲固然夫以 聖子神孫茫然不知學問此可爲盛世累象乎疏留中

五月初四日有不知姓名男子持赤挺突入東宮門傷守門者直至前殿簷下爲內官韓本用所獲付東華門守備收之追其名曰張差次日 皇太子遣韓本用奏聞 上命法司提問巡城御史劉廷元以差言語顛倒迹涉瘋狂部審亦謂其氣極因顛而提牢主事王之寀于二十一日散飯獄中至張差詢之曰實招與飯不招餓殺你差見飯招稱張差是薊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

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交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勾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到一大宅子內有一老公與我飯喫語涉龐劉二中官因牽鄭貴妃之家奏言張差年力壯強不瘋不狂有心有膽請窮其事戶科給事中何士晉上疏亦請究治上大怒命刑部十三司會審因提龐保劉成對鞫閣臣謂姦宄叵測行徑隱微請究主使之人因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

原任大學士申時行卒贈太師諡文定

萬曆七年入政府又三年江陵物故又九年謝政歸又二十四年八十卒以進士對策擢第一一世宗

石封慈寧
宮

親擢爲第一、及拜相、先後召見書齋宮煖閣篠德
宮者七、隨觀渾河、命作歌以紀其事、其稱病也
上命中人及鴻臚寺、賞諭、又命冢宰諭留溫旨十
手詔九皆 上親灑宸翰、中有教唐晉書、 上詢中
涓中閣老、道生否、臨稱日閣老、日先生、而不名、
八十存問始終禮遇優渥文臣中不多遘焉、
工部侍郎林如楚、請循 祖制、織造停遣內官、以甦東
南民困、○四月廿八日戊午 上詣慈寧宮、 太后几
筵行告慰禮、悉召羣臣入見、 上即倚左門柱、設低座、
身俯白石欄橋、百官至御前、叩頭、司禮傳跪、 上連呼
日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 上練冠練袍、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青袍、侍御座右三 皇孫及、

上垂拱將五十年謚如天淵懸已躋古稀今奕葉章一召咫尺天顏望耳咨嗟稽時發聲哭去悄體且一聖子神孫聚于一堂與三百年希有之盛典也

皇孫女雁行立左階下、上即傳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癲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如此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爾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挑、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譬如爾等。有子如此長大。能不愛惜。時御史劉光復跪于後班、於眾中大言曰、皇上極慈愛、皇大

孟軻之下猶代無亂敢言究仁之實對同異乎孔子

子極仁孝語未竟　上聞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猶操南音聲高　上疑有他斥之至再光復不聞　上語復申前說詞氣益峻　上顏色勃改連呼緹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遂令中涓拏下將承旨者見　上震怒捉杖交下　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旨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對望　霽天威怒稍霽從哲等因奏　皇太子講學誠當今急務　上言此等大事朕豈不知近因　聖母之服不便舉行因指袍帶曰你每看我所穿何服從哲等復奏　皇長孫出講亦當並舉　上謂此事當俟冊立之後乃以手約

聖心昭然日月弟畢但私發遇討耳觀此等聽旨然然家人父子不會也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于彼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也且福王既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宜召彼能插翅飛至乎因命內使傳呼三皇孫至石級　上令諸臣熟視　皇孫俱圓帽青服南面拱立　上又言　皇太子天性至親祖宗聖母俱所深鑒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眞是奸臣言之再三　天顏稍厲從哲等又叩頭奏諸臣豈敢如此時刑部侍郎張問達大理寺寺丞王士昌亦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字　上又曰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爲何官傍以法司名字對

懷大受疏亦采倚危苦國太術

道太心虎膽戰[illegible]其對盛皇人之所以不能無疑耳　上曰不許嗣祉　皇太子曰不許株連誠恐各化拆寮之及也　皇太子曰聞觀爲無君之臣令我爲不孝之子二語極妙真是天孝心腸

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再說來　皇太子云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令我爲不孝之子。殊爲可恨　上諭各官曰你每聽　皇太子所說否因述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閣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一放進不許攔阻以故零星突至拜跪錯亂將後來跪班者稍居右與帝座不和對[illegible]　上又持　皇太子面稍從右問曰[illegible]孫子未果俯伏謝　上乃目從哲等速作諭來從哲等叩頭承　旨因奏　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　皇上毋以此介懷至

再　上若爲傾聽者時　天語諄諄。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已起立　上猶東向謂從哲等速作諭來無誤。乃顧左右令諸臣同出

董其昌曰。張差一事。此國本之大案係也。當時罪人既得。萬朝譁然。使光考執之堅。而皇考又無辭于外庭。宮府之間。必有大不安者。賴光考以怙處之陛前解諭。不爲窮治。無累　神祖之慈。益顯光考之孝矣。

○命錦衣衛送御史劉光復下刑部從重擬罪部擬以文武官非奉呼喚輒入儀杖之罪坐之　上以擬罪太輕若以面欺大不敬論死諸疏救者甚衆俱不得請○決張差於市斃龐劉二侍于內庭事遂寢○陞太常寺

少卿史孟麟五級調于外時張差罪案已結孟麟復上疏爭之 上以陰懷險邪故降之○駙馬都尉王昺上疏申救劉光復曰御史當進諫時言氣激烈聲高勝前尊服討生前祿位死後榮名得 旨拏問遂成忠臣死諫之名人誰無死光復從不朽矣又曰 陛下謂罪一御史以震驚爲名即與後宮事無涉可藉臣下乎誤矣 上怒以黨救議謗革其衣冠押回原籍爲民○北關白酋以老女婚煖兎子奴兒哈赤發兵爭之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猛離一失奴酋與煖兎合而進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聚合而北關依強援于煖兎適爲

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披甲不動。以覘奴曾進止。奴或不牒。宣諭我胥關兵。陰約援兒。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河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民張牙露爪。思甘心奴。利其貂參。順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犄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赤罷構北關獲全。

董其昌曰。奴之圖北關。其意蓋在遼陽也。借口于嫁老女。遼臣疏其窺伺。而恬不知儆。卒中其謀。惜矣。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潞藩女主當國。請莊田自行管業。不許。潞藩租派楚地者。征解原派有司。因見福府贍田之局未結。遂有是請。撫按交章懇奏。留中。而潞藩之疏亦不行。○京師大雪。

無錫有紅黃黑三色雪。城中夜星犬。小人家俱有巨人之跡。杭州清明後六七日。城內下雪珠。濺人遂啟甚巨。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劉楚先、充考試官。取沈同和等三百五十名。

沈同和、吳江人。家饒阿堵。已彰物議。會試放榜。居然首選。其鄉里下第舉子憤憤不平。或泥污其名。或聚衆聲鬨。及閱墨卷。首藝時刻也。於是科臣參其懷挾。而本房亦其疏檢。舉士論鬨然。遂波及同邑第六名趙鳴陽。

禮官覆試之、上命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許等及第出身有差。○禮科給事中官應震奏言。福藩之莊田二萬頃、分派於河南、山東、湖廣、屬　旨令行官業不許擾害

業有　明旨而瀋王禁援亦有令旨近見各撫按具疏言遍地貂璫成羣小民如赴湯火莫保其命乞諭有司代徵以安上下官民之心以免意外叵測之禍并陳三說一曰情愛不可偏溺二曰貨利不可偏殉三曰闕人不可偏任疏入不報○京師大旱　上勑禮官竭誠感格以祈天澤

高汝栻曰上天譴告不一而足邇東火後伏報豕妖瀕濟又有雨霰之異塞下之虜挾官方驕乘虛可慮而都城內外左道盡行人心煽惑紅封太成等教遍滿地方此非細故君臣不能一德交儆廟堂不能和衷互修而日泄泄焉青衣角帶禁者止洁弛以爲常臧恐蓋之疾耳

○削會元沈同和爲民并黜進士趙鳴陽同和復試之

開國以來未有會錄無指者乃始見于今日丙犬也辰龍也故謗曰火龍燕道

日禮部出明君必恭儉以禮下同和開日是書乎是經乎是論乎其座師大怒曰春元于戍白於是發刑部訊問杖而徒之其卷皆趙鳴陽筆遂削其名是科會錄無元吳人爲之謠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以鳴陽中第六名也○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進業賫傳盛出海探倭爲倭所留明年以計紿之送歸板以爲海口禪將○陝西道御史劉廷元奏今年各處天鳴地震時時具見咎徵亢氣狂風人人知爲凶兆卽日食暮春亢于純陽近者白晝隕星日色無光又見告矣因言當戒諭福王并瑞王刻日完婚爲諸王陸續選擇以圖

修再天變時　皇太子十餘年不講學瑞王年二十五不婚惠王年廿二桂王年十九不遐婚獨福王隨請隨報屢請屢報況其請也多非分之希求而其報也多不經之寵賚如鹽店則請鹽井則請蘆田則請沒田則請茶稅則請馬市則請竹木炭廠則請天下之利權欲聚于分封之一人其孰甘之至貂璫如李浚劉洪馮進朝張鳳成于輦轂陳奉陳增楊榮梁永高淮李鳳輩焦然于稅場即中多物故而或以病死或以激變死未聞特伏于三尺法也近如高寀在四兇之首法宜放兩觀之誅乃奉　旨回京猶然潛匿劉清源一疏再疏營求回

監管事、不勑下法司、而過[illegible]數降、信任此曹極矣。是以

福王習見　皇上之信任此曹也。則而象之。往返則驛

遞受其淩鑠。守催則佃民任其誅求。丈地則肥可爲瘠。

征租則多可爲寡。惟所欲爲。莫敢誰何。夾異之告有自

來矣。疏入不報。○升李汝華戸部尚書。

汝撫南贛計十四載歲以侍郎九年考滿進秩尚書

○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

量疏參遊擊馮有功生事、戴罪以需後效。允之

六月[illegible]蝗。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封釜冢禱神。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茭蘆、不及五穀。有朱姓者狂詈悉

亦時學州 徐侍言爵 蔣試題居 沈以紀臣 管□參事 臣上之言 動筆秀書 之以村史 說夫拜作 要相也開 知敘鎔意 以天朝而 何察事

具見璽已過遂緩須臾璽復返集朱田先七畝盡償而去隣田不損六顧相傳有書投于路曰借道不償糧亦下異事

〇起居注之職、向有翰林官專任、業向高廢其官而自領之、然向高工于筆札。歲月亦徹有登記。至從哲遂廢、有以日後史事爲從哲言者、從哲云、要亦何用、不得已、巽日纂史官、自吊各部本章閱之足矣。內府藏藉甚多。自焦竑遭謫後、史官避嫌、不敢至內府緒閱。而書皆爲吏役竊出。所藏漸耗。有諷從哲整飭一番者、從哲蹙額曰、此多事矣。從哲以循默苟容中外、惟以叢脞相尚、不但一史。凡勤事之吏、無不垂首喪氣。出本朝紀要

君伍文定賢多乎亂之功不為多名何此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正月、禮部遵五年一議謚例、疏請應得謚者四十四人、欽請候旨擬謚四十五人者、雍泰、兆鏘、趙參魯、王之誥、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端、李夢陽、賀欽、朱寇、談太初、段民、魏學曾、朱鴻謨、魏時亮、龐尚鵬、陳茂烈、姜淇、黃鞏、汪宗初、林綵、楊起元、汪治、楊愼、裴應章、李中、盛訥、曾朝節、黃鳳翔、姜廷頤、何源、陶望齡、劉一儒、傳新德、沈節甫、周怡、梅景、王宗沐、張允濟、李棠、董堯封、馮應京、敖文禎、計四十四人、○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纍臣劉光復、嚴旨切責○華刑部河南司主事王之寀職為民、之寀以挺擊事得罪為科臣徐紹吉

勦之不能盡殺勢必用撫撫之未可遽撫又必用然後至于勦

臺臣韓浚所糾部屬坐以貪汚至是復以中旨削其籍、○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疏叅陝西套虜乞款邊臣許其帶補前經革去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凡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芻牧之費則士飽馬腯。郎以長驅虜巢可也。不宜示弱至此。疏上下部議。○貴州苗仲肆虐黔撫張鶴鳴集兵分道勦之初我兵分擊賊巢由五路進攻箐囲蒙兵花鴨孔擺華蒙等寨斬馘一百二十有奇續攻宗角囲生烈翁忙者貢賊巢亦斬馘一百六十有奇其餘險勁賊寨如大箐囲盧山木瓜

不成勦撫不成探訪急後来可[illegible]嘆

大華、麻嚮四司、程番等十二司賊巢尚未掃蕩。巡按貴州御史楊寉請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為固守之需。以二萬為善後之用。不報。

軍民錯處。而賊據山深箐。鳥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召募新兵。皆四方亾命雜市人。而使之戰。難一。漢兵不足。勢不得不用土兵。土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難二。提兵滿萬。無一大將登壇。難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誤矜見肘。不敢多用一錢。難四。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彌天之網。設四面之羅。難五。此部之所以難勝也。許重熙日按萬曆末年。承平日久。撫按每以開釁為功。請發帑藏。請調土兵。官收其利。民當其災。或受其害。崔鳴此舉。斬殺無辜。以萬萬計。而苗民洶洶思亂矣

三月始命吏部考察京官。計典例于正月舉行。此歲請旨未下。遲至是月。亦變局也。

四月貴州巡撫張鶴鳴奏勦川屬土官

董其昌曰川屬土司改隸黔中本以勢險聯絡耳計不出此而討苗討安日尋干戈川原山谷厭肉流血吊中綢度者何人哉

○兵部署印侍郎崔景榮奏戚畹恩施不宜太濫乞遵

祖制收回成命時皇親鄭養性乞襲父職得左都督駙馬侯昌國比例乞恩得都指揮使皆于　祖制有違

也收回成命四字大有力景疏入不報○直隸巡按王應麟奏應天等處大蝗蔽天食禾將盡懇乞勘賑下部議覆○正陽門箭樓成

五月羣鼠蔽江南渡

二縣混合乃若錯于初分正係難並于今百爲于民者宜靜勿處分而嘵嘵延挨何爲

道南時務習于所瀆

自五月下旬十萬成羣蔽尾渡江所處食苗極爲民害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山西大旱山東大蝗○浙江嘉興秀水嘉善田糧不同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譟公庭于是嘉秀里老即闘辨訴夫田糧即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書有無增割冊籍在嘉秀之豪猾有無猾亂通同皆宜窮結猾弊各置之（州廣業）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蔽天異災疊至萬姓倒懸各官請賑以重邦業○部停刑○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鬬○江西漳州各大水○龍德殿延禧宮灾○纂修玉牒成○大學士吳道南丁艱回籍道南以拜

特許可用 德行皆亦 大省 前場開原 然為人言 為心安大 莫知所為 計矣

前場奬、為臺省所攻擊、疏請二十餘疏。溫旨勉留、茲以丁艱行、在政府未及期年、經綸未展、撰大政書、欲進呈、會遘疾而卒、贈太子太保、○礦賊高二集衆千人、流刧靈寶縣獄庫、知縣石其郡之、已追獲伏法、○延綏巡按金忠士、奏邊將、失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為虜操。乞寬文法以責成之。虜常恊邊將曰、我一犯搶。爾罪立至。故邊將往往賂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出于所轄之地。常嫁禍于其鄰。故忠士特為疏請、○命代藩虛懸世子位、以待鼎蒨之子、

鼎蒨與以淓均係庶出而先後自分代王府爵鼎淓謀襲鼎淓世辭以請李廷機止援母妾奏選之說左袒

與涉至是行勘與涉委莊母長之列論者謂與涉之不當立也以冐嫡故與滑之不當立也以弑父故特虛懸世子位以待與滑之子蓋滑子世孫又未有罪至是奉 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一日 皇太子第三子薨○潞簡妃李氏請恩襲封其子賜名常淓溫答有加○虜犯喜峰口等處我兵敗劾巡按御史薛貞劾參將郭珍等降罰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承天守備太監張文元以病求去

祖制凡中外本章進經御覽必發閣臣看詳擬議取自 上裁遇有未當再擬以上設有事體稍礙難以奉行者封還御札請改此相循舊規縱有從中出不由內閣者必細繳無關大體事亦當防其漸 神宗朝中

皇上英明天縱太阿獨持事無大小盡出親裁從斷然亦有暢紅衆論者如此類是也

殺兒雖妓女世鴻難貴公子稱奉身以情法難假逃以死良試傳了事哉嫁禍良亦何辜哉豈殺人之金

旨漸多、視爲常事、或不時批發。或中夜傳宣、至于　明旨雖下。必由該部抄發後行。今太監張文元告病疏中、揷入別項人犯、取中　旨、以一等字該之、盡爲釋放。內閣不得與、該科不得聞。亦不知何項罪犯、何起事情、大學士方從哲、上疏爭之不報。○西城御史薛貞劾大學士方從哲之子方世鴻狎妓致殺人命、詔法司理問。世鴻與生員楊可久設席相歡、以院妓蔣存兒侑酒狎昵存兒不遜、隨加忿斥、隨令家人霍應良用馬送回、身殺說者謂世鴻欲奸宿存兒、不從、將脚踢傷、藉口應良從馬上摔抱存兒、馬驚失脚墜地身殺。御史薛貞奏法司

者嘗代人以衣乜賊

事有從違當議擬銅金牌自是當駕官事又何待擬議也

奴酋未術承芳懸鐺承甚自有承芳御虎

會問以霖應良抵償世鴻可久律杖○尚寶司卿熊尚文奏言金牌失落數多會典一欵錦衣衛當駕三日輪班上直各赴尚寶司關領金牌凡領金牌夜巡點閘看班滿繳入所以嚴關防肅禁地蓋以重地方也今 天子深居高拱二十餘年直宿僅存故事繳領金牌日久事廢該司查叅 旨下部查議○湖廣御史彭宗孟奏小江老毛坐等處畔苗糾聚數千攻圍施秉殺傷貴州馬都司十分危急下部知之○奴兒哈赤犯撫順執遊擊李永芳去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脅併北關熟撫李維翰趁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奴兒偽敗誘我師

御史李征儀謂遼必以撫之規模為守以守之餘力為戰乃為先策請遼海于尺繼斯就進

之生兵也遼不支矣

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胤全軍覆沒

宰賽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墩傳聞喝咽揚花亦屯鎮靜邊外旁東西興動京師震恐○計官五十員軍丁三千五百五十八名器械馬匹不計其數此兵皆標營挑選精銳與諸將讀戰家丁同時併命慘若長平之坑

○吏部尚書鄭繼之乞休回籍復起趙煥代之

三月京師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濆血

四月廷議大興問罪之師詔罷李維翰起楊鎬兵部侍郎經略命總督薊遼侍郎汪可受先出撫順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御起廢將李如柏總遼東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

赴京調度

聞四月奴酋差夷歸我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略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地爲辭今願赴貢求我一二人爲質若不從兩家之兵未能已也

工科給事中亓詩教奏言蠢爾小醜敢以悖慢之詞肆行反間之計夫欲用反間必先行交通如所云張儒紳等爲酋送進乘以馬引以箭付以印文此等情形非素識奴酋豈遂至是當嚴行訊究况云係東廠所差則問其因何差遣從何進入既云故有放之則問其受何財物

囑何事體曰詞既具特疏恭題如游别故不妨另處果係変通則當徑坐以変通之罪械赴關外斬之則奴酋之胆寒而反間之計破矣不報

奴酋数萬由撫安堡老虎川入境三岔堡兒口深入白家冲放火延燒房屋刦殺堡官又克去三岔白家冲二堡會夜大雨河水泛漲賊退出境○兵部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調兵○廣寧衛民孫登妻徐氏生一猴頭上二角毛全門牙四身上有毛不全落地隨死

高汝栻曰生猴一事歷觀載籍前所未有晋武帝天始五年有男子七十生角占謂爲趙王倫之亂後蜀大業元年雁門人有母百歲額上生一角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角兵象乃下反上之應其後天下

羯入亂今婦人產猴猴生角又在遼東用兵之地與
用兵之占其爲兵凶之兆不問可知其應在爾肖者
其猴以便捷狡猾之性變詐奔突類猴之疾騰躍起
伏類猴之詭張牙鼓吻類猴之猙獰有類者其沐猴
而冠不顧作我能虎將乎
如此災異豈可忽視哉。

○南京照宗廥烋等毆辱南京戶部主事張三杰事聞
廥烋等收高墻禁錮張三杰吏部議覆
廥烋廼齊庶人之枝屬先始分之曾以不守紀法爰
給舞廠私備名器故文皇帝廢之而存其子孫于
合肥至景泰三間始得徙于南京今淫暴放肆恃酒
逞兇以部官而捽之入室主事告背禮部題奏憲宗
之累忌憚如此上命
禁錮之而議處三杰

○諭總兵杜松劉綎等出關給罰金六萬兩市戰馬以
候○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

七月奴兒哈赤從鴉鶻關入犯清河參將鄒儲賢遊擊張旆死之參將賀世賢於靉陽縱擊得級百五十四

遼陽之去清河也計三百五十里而奴之攻清河也挖牆之法甚巧用其圓轂裹楯以牛板圍以攢皮每車下藏賊二三十名以車夜豎之城下奄挖上聚木礧石不動又用磨扇擄砲打之亦不動城上殺死不羨疏下逃攻不已自寅至未墮東北角潘戰歿儲賢逃見承芳大罵而歿城中權兵六千四百唯束手待戮爲賊殺者尚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毀此七月二十三日也至三十日奴始出酋于谷州境去事聞

上曰該鎮連失城堡虜勢益熾皆由大將玩寇令不嚴以致諸將全無防備賊至束手該事若此邊疆何賴李如柏敵罪罷以贖前愆參將賀世賢於靉陽徼擊挫之者明依敘

兩淮參議吳穩謙奏遼事危甚凡此必深溝高壘以挫之毋待臨戰以蹈不測○朝鮮遣議政府右參贊姜弘

立等統兵請　勅從征并乞硝黄許之○以李光榮爲援遼總兵移駐廣寧

奴會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自夾河旁挪葉濂與宰賽合衆近十萬北関喘喘不免西虜乃盤炒花等進犯長勇堡

○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逮總兵麻承恩詔獄

以失援淸河也

○奴兒哈赤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栢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郤之二十五日奴復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而去

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臭尤旗衆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蹟又海州遇見白虹貫日如月並出

以其攻奚、叫兵眾不應而空堂、中國弗克自臧小醜、乃以賞賚之姑免從事勦奴千、体亦大失矣

者三白氣亘畢城上、

○北關夷酋金台失以男得兒華台州勦奴酋一寨來告、部賜金幣以風勵之、時御史陳王庭按開原知金台失所最暱夷婦爲指揮王世忠姑、密遣入北關說以虎豎兎懲噬、且旦夕勦夷受賞、飽以千金、金酋刑之、遂有是捷、○太僕寺少卿吳桐、助遼銀一萬兩、戶科官應震言桐有官非求進、無子非求恩、宜表章之、以風勵羣臣、事下部、

董其昌云、世宗時倭亂用兵、里居士大夫、史際等有助餉者、璽書褒獎、並階遷事起、惟黔國公沐昌祚、及桐而已、士大夫固有因官致富、金穴銅山、田連州郡、曾不忍捐一文、綫濟國家之急者、贈徒坐致高官、如

某等、自謂得計、
其人賢不肖何如也
○四夷館少卿、胡來朝、請京兵、邊兵、更調、以練膽勇、
高汝栻曰、國初重兵聚京師、天下有事、外兵不能制者、則出京軍討之、謂之天兵。嘉靖時、虜但京師、輒多調邊兵入衛。恐邊兵之輕京師也。不得已、則調山西遼東者入援可也。又不得已、則調延綏若寧夏則已遼、況甘肅遼在萬里者乎、不然、暫以邊兵入衛、而亦暫出關營兵分戍諸邊、節一二年。而營兵與邊兵同矣、今營兵多而下練。虛費無益、顧今邊兵輕京師、豈國家之利哉。
○命賜張承胤諡、巡按御史張銓、奏言奴酋罪在必討、又言大將以克敵爲功。一死登足以塞責。以朱子綱目定死難之品。張承胤正在喪師辱國之例。不當予世蔭予諡、○革李維翰之職爲民、○賜楊鎬上方劍、勅聽其

便宜行事。○戶部主事洪啓初奏差事故言黔滇當加意存恤恐有意外之變

紀要曰時議謂楊鎬丁丁娟虜拚敗喪權傷果于勳民師功楊鎬也與崔楊兩撫將事可知已

○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兵部員外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尚多可憂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之八終